

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第二种

# 红军长征记

(下册)

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  
第二种



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第二种

红军长征记  
（下册）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黨內參考材料

紅軍長征記

(冊下)

步一

總政治部宣傳部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 紅軍長征記下冊目錄

殘酷的轟炸……	小明(一)
茅台酒……	熊伯濤(八)
三過遵義……	陳士榘(廿二)
南渡烏江……	蕭華(一七)
奪取定番城……	陳士榘(一九)
五顆子彈消滅了一連敵人……	艾平(二十五)
看誰先到……	艾平(三〇)
北盤江……	鄧華(三四)
搶渡北盤的前後……	艾平(三七)
禁忌的一天……	董小周(五二)
長征中九軍團支隊的殘片……	王首道(五六)
一個團與一個師誰勝……	艾平(六二)
『五一』的前後……	莫文驥(六六)

由金沙江到大渡河	莫休	(七八)
從金沙江到大渡河	一恨	(一〇九)
小茅屋	曙光霞	(一四六)
渡金沙江	曙光霞	(一四八)
魯軍渡尋船	艾平	(一五七)
小焰山	艾平	(一六一)
一個人帶一根繩	艾曾	(一六四)
從西昌塢子到安順場	文彬	(一六九)
十七個	加倫	(一八九)
瀘沽到大渡河	劉忠	(一九二)
裸裸投軍	艾平	(一九四)
老娘也要戳你一鋸子	廖智高	(二〇一)
一個忠實的革命裸裸	鄧華	(二〇四)
鐵絲溝戰鬥	謝覺哉	(二〇七)
裏是蠻		

飛奪瀘定橋

加倫（二二一）

強渡大渡河瀘定橋的經過

羅華生（一九）

抱相崗的一夜

學哉（二二三）

回佔寶興

黃鎮（二二五）

大雨滂沱中

莫休（二二六）

卓克基土司宮

覺哉（二三四）

蘆花連根

舒同（一三七）

打鼓的生活

莫文驛（二四三）

還不算空手

周士樞（二四八）

吃冰琪林

周士樞（二五二）

瓦布梁子

拓夫（二五四）

波羅子

黃小朋（二六〇）

波羅子

王輝珠（二六五）

隔河相望

艾平（二六八）

鬆播的西北

莫休（二七三）

何滌宙（二九五）

絕食的一天……必武（二九八）從毛兒蓋到班佑……必武（二九八）

過草地……必武（二九九）曙霞（三〇一）

番民生活鱗片……必武（三〇九）覺哉（三〇九）

俘虜兵的一束話……周士梯（三一二）

突破天險的拉子口……楊誠武（三二〇）

榜羅鎮……定一（三二九）

過單家集……翰文（三三五）

不識相……莫休（三三八）

長征中走在最後頭的一個師……周碧泉（三四五）

長征中的紅五軍團……黃鎮（三四八）

艱苦奮鬥的五軍團……李雪山（三五一）

長征中衛生教育和醫療工作……李治（三五三）

長征中的女英雄……必武（三六一）

長征中的醫院……徐特立（三六五）

長征歌

定一、拓夫（三七二）

紅軍入川歌

定一、戈麗（三七四）

打騎兵歌

定一、黃鎮（三七五）

兩大主力會合歌

定一（三七六）

再佔遵義歌

莫休（三七七）

凱旋歌

莫休（三七八）

渡金沙江勝利歌

彭加倫（三七九）

戰鬥鼓動曲

加倫（三八〇）

提高紅軍紀律歌

加倫（三八一）

到陝北去

加倫（三八二）

烏江戰鬥中的英雄

（三八三）

安順場戰鬥的英雄

（三八四）

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

（三八五）

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名山著水關隘封鎖綫表

（四〇五）

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所經之民族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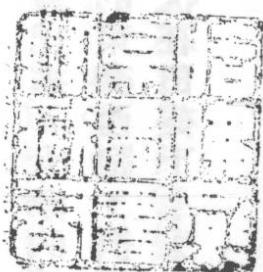


# 殘酷的轟炸

小湖

已是第二次佔領貴州的大城市——遵義了，在擊潰吳奇偉縱隊，凱旋回遵義的第二天，為繼續消滅周澤元部隊，紅軍即第二次向鴨溪前進。

獲得大勝利後的紅色戰士，已是興奮得無以形容，今天出發再去爭取戰爭勝利，當然戰士的勇氣，再高也沒有了；遵義的羣衆，已兩次得到他們的朋友，——紅軍的恩惠（為他肅清了敵人，為他分得了衣物），這回又在紅軍取得大勝利（也是他們的勝利）後再去打勝仗的景況下，也高興的不知怎樣；當我們開始前進時，就預祝我們的勝利，當前進時，大街上，城門口，馬路旁，均滿滿的排列着他們，均露着笑容，目送着數萬趕赴前線的紅色健兒，他們的心坎中，都懷着無限的希望，希望紅軍再消滅吳奇偉，來保障他們從軍閥豪紳地主的重重壓迫下解放出來。在剛上山頭的太陽光照射下，在這無數羣衆的歡送與希望下，數萬個紅



色戰士，便沿着馬路邁步向前進了，他們也懷着無限的希望，希望偉大勝利的取得，來回答廣大勞苦羣衆的擁護與希望。

沿馬路走了十里，便分右邊走鄉路了，因為鴨溪還未通馬路。

平素以飛機威脅和轟炸我們的敵人，在他受大挫折戰爭失敗後，更是會以他的飛機來拼命，這是老練的紅軍戰士從鬥爭得到的經驗。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這樣的天氣下，為大家所痛恨的飛機，一定是要來的，因此，還在馬路上就提防着那可惡的東西的到來，到小路後，雖然比馬路上更好蔭蔽了，沿途有些松林和樹木，但是因為隊伍的擁擠，也還很討厭，萬一飛機來時，發現了目標，那就更糟糕！

的確，在八點鐘左右光景，為大家所痛恨和所預料的敵機，從遼遠的空中，將噓噓的聲音送來了，送到邁進着的戰士們的耳鼓裏，在響聲傳來的遠空，隱約的看見三隻烏鵲似的敵機，正向着我們的上空飛來。

的的的達達達……的飛機警戒號，從前後的隊伍中發出來，大家的精神都緊張了，本來在路上走得整齊齊的隊伍，一會兒就混亂的東奔西跑，擠滿着人的小路上，一時就沒有人跡了，在樹林裏，蹲在凹溝裏，伏在田穠下……大家

都找着他的『保險公司』，希望牠不要到我們的上空，到了不要在此盤旋，盤旋不要發現目標，發現目標不要擲炸彈，擲炸彈不要擲到我們的身旁。

當時我們正是走到一個小松林旁邊，在這平曠的田野裏，有這松林來蔭蔽，當然是莫好地方。隊伍進入樹林時，三個怪物就分散在上空盤旋了，只得就在樹林旁邊的一個窪地臥了下來，雖然過去的經驗，飛機是注意打樹林的，可是已來不及離開了，只得『聽天由命』，任牠所爲。

戰士們都啞口無聲了，只是各人伏在各人的地方，都望牠快點走開，血脈是急促的跳，怨恨飛機的怒憤，是更加增高，最着急的是因爲牠的搗亂會妨礙我們勝利的取得，可是並沒有別的辦法，仍是恐懼地沉靜地忍耐着。

這時一切都寂寥的，只是三隻飛機的囁嚅聲音，噪得天翻地動；一切都是停的，只是三隻飛機在上空狂亂的翱翔，一個革命勢力下的區域，已爲三個屠殺人類的怪鳥統治了。

盤旋多回，大概已發現目標，『轟隆』的一聲，在開始擲炸彈了，大家的精神更緊張了，脈搏更急促了，怒火更加上升了。這個炸彈是炸在前面的森林中，據旁人說，是在教導營的附近，莎聽到了被炸傷的同志的呻吟，接着又『轟隆！

轟隆！』的兩個炸彈，就炸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在那附近的同志，因為感覺地位的不安，向別的地方奔跑了，受傷的同志，又在那裏呻吟起來了，在飛機的噪音下，聽得更覺悽慘！

姚同志弄得滿身泥灰，面色灰白的匆忙跑來，細聲而急促的說：『糟糕！兩個炸彈都打在我們隊伍中間，我們的班上已打到三個，隊長也打到了，我因為趴下了，所以只打得一身泥土，真是……』話未說完，又『轟隆！轟隆！轟隆！』的幾聲，稍抬頭看時，又是在我們的隊伍中，這時黑烟彌漫了整個松林，碎片，泥土，樹枝，以至破爛戰士的衣肉，均紛紛飛起來，『哎喲救命！……』的聲音，很悽慘的在受傷同志的口中喚出來，真是聽了又傷心！又惱恨！

本來就感覺現在躲的地點並不保險，而且就在危險地帶，但在這時候，大家都起來亂跑，反更使飛機發覺，大家站起來跑，目標更大，更能使碎片有效力打到跑的人，特別怕看飛機的我，飛機還在打圈時，總不敢抬頭看牠，因為看到牠飛在自己的頭上，特別是看到丟炸彈下來時，更加害怕，所以只緊緊的抱着頭臥在地下，似乎要和穿山甲一樣，立即向土裏鑽了進去。

受了傷的陰大生郭承祥摸着傷口蹣跚走了過來，滿身都沾着泥灰，面孔已是

現着青色，衣褲已爲鮮血染得溼透了，他悽涼的對我說：『我負傷了，請叫衛生員來上藥……哎喲！』我聽了他的說話，見了他的形容，更加難過了。飛機仍是在上空飛旋，大家都已跑得稀散了，那裏找得到衛生員呢？只得安慰他說：『不要着急，現在衛生員不知那裏去了，你且就在這裏臥下，飛機去時，就找衛生員來上藥……』

『轟隆』『轟隆』的炸彈又爆炸了，都在前面的松樹林裏，他倆就趕快的忍痛趴下了，我也緊緊的臥在地下。

炸彈沒有響了，飛機的叫聲逐漸小了，『可惡的王八旦走了，』旁邊的同志惱恨的說着，這時大家都從各人的『保險地』走了出來，大家的顏色都表示着一方面是对這殘酷轟炸我們的飛機無限的痛恨，一方面是表示對受轟炸而犧牲或負傷的同志無限的憐憫，均紛紛的慰問負傷的同志，爲他綁着血管，撲淨泥土，找衛生員，爲他服藥，扶着他樹陰休息。

『的的打打的……』集合號吹了，部隊仍繼續的前進，去完成戰鬥任務，可是經過剛才敵機轟炸的刺激，精神更緊張了，痛恨敵人的情緒更高漲了，巴不得立即跑得敵人面前，把他消滅個痛痛快快，來回答他的殘酷手段，來爲被轟炸而

## 犧牲和負傷的同志復仇！

我們的這個部隊，是轟炸得最厲害的一個，大部的炸彈，都是爆炸在我們的部隊的中間，因此我們便不能夠按次序跟着他們前進，要在這裏處置犧牲和負傷的同志。

集合號響後，走散的同志均回來了，大家均嚷嚷的埋怨着：

『今天就是教導營的隊伍發現目標的。』

『隊伍是沒有，就是那個死馬快，飛機來了，還牽着馬在路上跑。』

『是火夫同志的担子沒有陰蔽得好。』……

走到被轟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聞，炸傷的同志是在叫痛的輾轉反側，是在可憐的哭喊，是在要求同志們對他的幫助，他們手足斷裂了，頭臉破爛了，身體炸傷了，他們的鮮血，仍在不斷的拚流，然而在同志們安慰時，仍表現他們爲革命的決心，不因負傷而稍減其堅決志氣，相反的更加痛恨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說：『不要緊，你們不要着急，萬惡的敵人總有一天會消滅在我們的手下的！』犧牲的同志，則更是爲革命而獻身，爲工農大衆利益，爲民族獨立解放，而粉身碎骨；他們的知覺失去了，身體破碎了，有些頭顱已撞被碎，

腦漿拚出地上，有的是手足已經炸斷，殘缺不堪，有的是身驟已經潰爛，五臟分裂，甚至有些炸得體無完膚，尤其有些炸得骨肉碎裂，撒在地上，而肢體竟被掛在樹枝上，鮮血淋漓，帶着的破碎衣片，尙燃着火冒着烟，很多尸體，已認不得是誰了，戰鬥員的槍也打斷了，子彈也燒炸了，炊事員的銅鍋打破了，菜盆子打爛了，運輸員的公文擔子也打碎了，地面是打得幾個窟窿，松樹也打得倒下很多，樹枝，樹葉也混着犧牲戰士的血肉，武器，行李，泥土，撒得滿地，一叢綠森森的松林，已經成爲脫葉萎枝的枯柴一塊，很好憩息的蔭地，已成爲血肉橫飛，戶體狼藉的血腥場所了！到此的人，沒有不伸舌說慘，痛心疾首的，而且使人禁不住的滴下淚來，巴不得立即捉住那飛機師，來千刀萬剗，生啖其肉。

大家勵員起來了，有的拿鐵鍬，埋葬犧牲的同志，有的扶着傷員，進茅棚休息上藥，有的砍竹子做担架，有的收拾槍枝子彈，擔子行李……直到下午四時，才處理就緒。但是很多負傷同志要抬起來走，他們的槍枝子彈行李要搬起來，負傷或犧牲了運輸員炊事員的擔子要担起來走，因此，除了請羣衆幫助外，只能發動大家來負担了，抬的抬傷員，挑的挑擔子，揹的揹槍，黃昏後，才到達宿營地。一直到夢中，仍然沒有忘記今天萬惡的國民黨飛機對我們的殘酷轟炸，且希望

明天的戰鬥，把萬惡的敵人消滅一個痛快，來爲同志復仇。

## 茅 台 酒

熊伯濤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吃酒的，雖然吃不多，每見到土豪家裏留下茅台酒空瓶，上寫着酒味純正濃厚，曾參加美國巴拿馬展覽會得過獎勵，這種香醇幾十萬里的茅台酒，無疑義的是有它的本點，止不住咽喉被口津所侵而不斷的蠕動。唉！想什麼辦法嘗得一口茅台酒來滿足我的盼望啊！

魯板場戰鬥，軍團教導營擔任對仁懷及茅台兩條大路的警戒，在這當中，除了偵察地形和進行軍事教育以外，時常打聽茅台酒的消息——特別是沒收土豪時，但是所得到的答覆常是『沒有』。

『老×！你的時運來了，你所最歡喜吃的茅台酒的產地——茅台村離此只五六十里了。』在苦想中的我，猛得到老黃給我這個興奮，不由的立即問他：『往